

闻一多研究动态

第一三六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8年12月

▲ 昆明闻一多纪念馆举行奠基仪式

11月1日，昆明闻一多纪念馆奠基仪式在盘龙区闻一多公园隆重举行。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与夫人张同霞、闻一多之孙闻黎明、朱自清之孙朱小涛、罗庸之孙罗龙、郑天挺之孙郑光、张伯苓孙女张元苓等，和云南省民盟、省文化厅、昆明市规划局、昆明市文体局、盘龙区统战部、俊发集团等单位的领导、工作人员共同为闻一多纪念馆奠基，缅怀在战火烽烟年代在这里笔耕不辍，教书育人的学术泰斗。



闻一多纪念馆位于龙泉古镇中轴线上，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丽方主持，以“红烛”为设计理念，体现了“燃心之烛、燃情之火、燃志之焰”的主题。纪念馆计划于明年竣工，届时将作为核心场馆，与梁思成、林徽因旧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中国营造学社等名人故居和“一颗印”式昆明传统民居结合，统领龙泉古镇博物馆集群建设。

闻一多纪念馆建筑以三部分构成，高耸空间为展陈和接待场所，较低空间承载市民日常活动、集体活动等；结合昆明的气候特点，利用室外展廊对西南联大的名人旧事进行布展、宣传。纪念馆设置了四个主展厅及多功能厅、室外展廊、会议室等主要功能，并将闻一多朱自清旧居及西侧晋氏宅院单体保护与开放空间密切结合，新挖湖水形成荷塘月色公园，主题鲜明、功能完备，可供周边居民开展各项文化活动，成为昆明市又一个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昆明市盘龙区文保所田凡供稿）

▲ 昆明发现闻一多为张伯苓篆刻的名章

近日，昆明福照楼掌门人、福照楼汽锅鸡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浩然，向闻一多之孙闻黎明、张伯苓孙女张媛华、郑天挺之孙郑光、楚图南之子楚泽函等展示了他收藏的闻一多为张伯苓篆刻的一方名章。这枚名章非常珍贵，闻一多自编印谱没有留存印模，也未见任何文字记录。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张伯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救国，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领导，张伯苓是常委之一，闻一多为张伯苓篆刻的这枚名章就是这个时期。

该印有两幅边款，一边为：“寿春先生雅正 民国三十一年于西南联大 一多刊”。一边刻有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的全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原刻无标点）。



收藏这枚名章的余浩然是昆明老字号餐厅福照楼的传人，多年前在文化市场淘得这枚印章，一直视若珍宝。余浩然对西南联大情有独钟，今年在昆明老街文明街开办的福照楼第十一家分店，即命名“福照楼西南联大店”。这家昆明首家以西南联大为主题的文化餐厅店一层，四壁挂满了余浩然绘制的百余幅西南联大师生画像，闻一多的肖像悬挂在突出位置。正厅壁格里，陈列着刻有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名言的特制建水紫陶汽锅。置身这个环境，使人顿时沉浸在西南联大的氛围里。

福照楼西南联大店试营业时期，正逢西南联大在昆建校 80 周年，多位参加纪念活动的西南联大校友后代受到邀请，每位参观者都得到余浩然赠送的亲手制作绘有西南联大教授头像与语录的书签。

▲ 刘传华发现闻一多与清华留学同学入境美国记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教育主任刘伟华博士在撰写清华辛酉级同学陈崇武传记时，发现闻一多与清华辛酉级被迫留级一年的同学1922年8月1日在美国西雅图入境时的纪录，登记表上闻一多的名字为考入清华学校时的注册名“Wen Te”。这个登记表与此前发现的清华辛酉级被迫留级同学在西雅图青年会前的合影，是闻一多在美国的最早档案，是记录闻一多历史的重要文献。

The image shows a historical document titled "LIST OR MANIFEST OF ALIEN PASSENGE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 detailed passenger manifest for the ship "S.S. ..." sailing from ... to ... on August 1, 1922. The document lists numerous passengers, including names like "Wen Te", "Wen Te", "Wen Te", etc., along with their birth dates, places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s. The document is handwritten and has some stamps and signatures at the bottom.

▲ 论文介绍

【吴丹论闻一多对《九歌》的再创作】 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
吴丹在《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南都学坛》2018年第1期）

中认为：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刘涛评钱锺书对闻一多《歌与诗》的批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涛在《字源谬见、诗史之辨与一桩学术公案——论钱锺书对闻一多〈歌与诗〉的批评》（《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中认为：钱锺书在《谈艺录》“评近人言古诗即史”条中批评了闻一多的《歌与诗》，认为闻一多误用了字源学的方法，同时也质疑“诗即史”的论断。《歌与诗》中存在的问题与闻一多所持中国“理论上该有史诗”的先入之见有密切关系。澄清并阐发这桩学术公案，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剖析他们的“诗史之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代的“史诗问题”。鉴于《歌与诗》所用的字源学方法对当下的“诗言志”研究产生了负面的示范效应，故钱锺书对字源谬见的检讨又具有了现实的警示作用。

~~~~~  
**▲ 云南省话剧院演员董明谈塑造闻一多形像的感想**

云南省话剧演员董明，近期在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重点剧目《西南联大组歌》中扮演闻一多，为了表现闻一多的形象，董明做过深入思考，颇有心得。这里刊登的《我塑造闻先生的一点创作感想》，是董明特为本刊撰写的专文，全文如下：

作为一名话剧演员，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重点扶

持项目《西南联大组歌》中饰演情景讲述人闻一多先生。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能否相遇相识相知，要看缘分。一名演员与一个角色一个人物能否相遇也是缘分。闻一多先生的大名，少时就耳熟能详，闻先生的文艺作品，多年来也不断的在接触。工作成家后，孩子上幼儿园，刚好就读于昆明钱局街师大幼儿园，与闻先生故居仅一墙之隔。小巷内围墙两侧均有闻先生画像及事迹介绍，接送孩子三年，看了三年。时光飞逝，孩子上初中，我们搬到就近居住，恰好又在二一大街师大老校区附近。我好锻炼，每天晨练之地就在师大校园，校园内绿树成荫，优雅清静，更重要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所在地，有联大原教室、纪念碑、纪念馆，闻一多塑像等历史遗迹和建筑。我喜欢校园的氛围，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尤其是耸立在校园广场草坪中的闻一多塑像，每每经过，都会注目凝视片刻，感受到一种不屈的精神传递出的力量感。

我与西南联大也有一份缘。十年前，2008年在联大暨师大建校70周年之际，师大与我所在剧院云南省话剧院合作排演了一部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并于2009年赴北京演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出两场，当时清华大学剧院尚未建成，清华师生来北大观看的演出。其后，又转到天津南开大学演出一场，获得各大学院校师生的欢迎与好评。

话说到今年联大暨师大建校80周年之际，我更是参加了三次有关联大的演出。今年5月份，参与录制了广播剧《联大之声》，饰演张奚若教授，发表了剧中唯一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并朗诵了闻一多先生的诗《红烛》。9月，参加了云南台《云之南》赴校园大型晚会，在反映联大的情境朗诵节目中饰演闻一多先生，那是我第一次饰演闻先生，当沾上胡子，化了妆，穿上长衫，看着镜中人，我自己都愣住了，旁边有化妆师有其他演员说像的，但都没有作为演员的自己亲身感受来的真实强烈，我感受到一种力量的召唤，对于演员而言，那一刻，形象的种子已渐渐根植。

“你心火发光之期，就是泪流开始之日……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化了妆穿上服装，再一遍遍的吟诵闻先生的《红烛》，感受已非昔日可比，那份红烛的牺牲精神似已印刻在我的心间。演出很成功，大家对我塑造的闻一多形象纷纷表示认可，太像了，神似等等。不知为何，我并未像往常一样放松释然，却增添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感……当天，我接到了继续饰演闻一多先生的电话，在《西南联大组歌》中饰演讲述人闻一多先生。

我很喜欢《西南联大组歌》中对讲述人闻先生的创作表达方式，顾名思义，“组歌”主体上是部音乐作品，用音乐用歌来叙事的作品，但对讲述人闻先生的描绘，所占比重却突破了以往的框架，就“讲述人”三字而言，其实“客观讲述”所占比重并不大，而“主观人物”却相对鲜明有个性。这就给作为话剧演员的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空间，我可以摆脱以往此类通常偏主持人客观讲述的形象套路，而更多的向人物靠近，用具体真实鲜明的人物来展现。在大型合唱队的背景前，大型交响乐团的烘托下，歌唱家演唱叙事性的歌曲之间，我必须快速溶入那个氛围，突出我要表现的人物形象，以话剧表演片段的方式直观的，最大可能的把观众带入到那个不寻常的年代。这是一次新的尝试，我激动兴奋，跃跃欲试，同时不敢有丝毫马虎。

作品讲述的历史时间跨度八年余，分为15首歌，十一段不同历史时期的讲述，从抗战爆发后开始，分别是：1 南渡，2 初到联大，3 跑警报，4 泡茶馆，5 得胜糕，6 为师之道，7 新诗社，8 野人山，9 一二一运动，10 最后一次演讲，11 天降大任，这十一个段落层次分明，既有特定历史时期大背景的代表性，又与人物闻先生的个人成长变化的重要节点有机融合在一起。

我作为演员与闻先生虽然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我觉得自己能理解他的很多想法。比如对先生而言，一般文人未必敢写的闻先生敢写，有些敢写的未必敢说，敢说的未必敢做，闻先生一直敢写敢说敢做，少有！从他的诗歌、文字、所作所为中，我似乎总能体会到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同样的意思为什么用这几个字来表达，而换

了这不同的字眼就牢牢打上了先生的烙印。不知为什么，我有种直觉，我看到台本时能第一时间判断出，这句话是不是闻先生的原话，结果后来查阅大量资料，屡屡相对应证明猜想不虚。而我在生活中，性格也有相同之处，也经常会有类似的行为，要么不说，要么直接一句话蹦出来，直中要害。所以当我说起闻先生曾说过的话，我总觉着这话好像自己也会这么说，这般用词这般语气。固然我与闻先生在历史阶段，文化修为上相距甚远，但如此类的相同之处却屡屡闪现。演员遇到这样的人是幸福，话剧演员最主要的工作难度就是怎么把人物的语言化为自己的话，自己心里流淌出来的话，唯有让人物走进自己心里，住下来，安顿好，舍不得走，到那时，人物自然会借你的口来说话。

我个人的一些理解，闻先生性格中含有两个极致的反差，并有机的融合到一起，就是极度的沉静与极度的刚烈。先说说沉静，可以整天看书不下楼，被喻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能够整天坐在一个地方靠刻章来养家糊口。有一个学生对他当年上课情景的讲述给我印象很深，形容先生上课前先坐下来，给学生让烟，学生当然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是一个很特别而又极符合我想象中的闻先生的样子，首先闻先生很有名士风范，其次何为“道士般神秘的面容”，我理解为一种修行人般的长期自律，长此以往的修为，且并非苦行僧，而有仙风道骨之意，这是长时间浸于中华传统文化所带出的质感。同时，“神秘”二字，带出闻先生有深不可测、深藏不露的厚重之气。讲课虽极其拿捏，但闻先生却不给人以八股学究气，而有一种传统文化之名士与现代西方之绅士相结合的民国名士之风，非常吸引人，有魅力。这是闻先生极度沉静之一面。

再说说闻先生极度刚烈的一面，突出反映在“最后一次演讲”，当时闻先生已知道自己可能是第二个被暗杀的对象，很多人劝闻先生



不要出现在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是，闻先生却毅然前行，并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演讲，尤其是那几句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那个场合下特务和师生应该是不难区分，大家是心照不宣。若换做一般人，要么避让不来，要么来了不发表演讲，更不会直言戳穿，而我们的闻先生是明知道现场有特务而故意说给他们听，就是要让他们难堪下不来台！就是要当面指责你！这就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不怕死的刚烈之气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如此大无畏之精神，怎不教人仰视肃然起敬！这就是闻先生式的刚烈！

而更意味的是，闻先生的沉静与刚烈放在一起如此和谐统一，不可分割。一个有道士般神秘面容的教授，拿捏着有分寸感的名士风范，沉醉在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海洋里，是为大雅；一个凛然正气拍案而起的闻先生，用最直白最有力的语句，直戳敌人的心脏，是为大义。从“神秘”到“直白”，从“大雅”到“大义”，找到为何有如此跨度的这把钥匙，就找到了闻先生形象的种子，人物的根基。

对闻先生的人物塑造，创作方法，我依然采取多年来一直学习贯彻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之“心像说”，结合自身特点与人物特质，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内外结合，翻过来覆过去的不断填补内心支撑及调整外部动作。每天清晨联大旧址的晨练静思，是必做功课。快走时一遍遍的顺台词，说到有感觉时在闻先生塑像下站立，对着先生说，从先生塑像炯炯有神的眼睛里似乎能获得答案。有时一下没感觉，有些焦急，先生的眼神里又透出几分镇定自若，仿佛在告诉我：别急，功夫还没到，再走两圈试试。于是毫不迟疑，拔腿继续快走，用身体的快速运转，不断强化带动思想心灵的燃烧，是我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既健身又能默戏一举两得。走累了，来到闻先生衣冠冢前，李公朴先生墓前，三鞠躬，跟先生们说说话，念念在此，必有回响。一个演员，面对闻先生这样的强人，要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心灵强大起来，精神强大起来，身体强大起来！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反过

来对演员自身的滋养，对此，我唯有感恩！

一日在书中偶得知，闻先生有时说话前有“呵呵”笑两声的习惯，并有学生为此写过打油诗，生动！这就是人物所特有的，必须在合适的时机用上。而这个呵呵，可以是表现轻松，询问，讥嘲，苦笑……

就这样，人物形象种子一天天的在不断培植，建立，现在要开始细化，如何在有限的篇幅空间里尽可能的展现闻先生的不同侧面，丰富的人物形象，毕竟这不是一部专门讲闻先生的话剧，有足够的时间展现。但我爱我的人物，爱我的闻先生，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出演一部专门讲闻先生的话剧，影视剧。为此，我现在必须拿出准备一部大戏的时间精力来好好刻画我的人物。

下面，我就闻先生出场的这十一个小段落，来具体说说是如何划分展现不同侧面，均衡分布戏剧节奏的。

1，南渡——突出闻先生沉稳笃定的一面，这是闻先生平日主要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样子。

2，初到联大——突出闻一多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用诗人的热情来展望未来，鼓舞大家的士气！

3，跑警报——突出闻一多式的幽默，闻式“咬文嚼字”，越紧张的气氛中越需要调节情绪，在看似有违常理中给学生巧妙的上了一堂爱国课。

4，茶馆——突出闻一多式的名士风范，拿捏分寸感，要让人舒服，展现最松弛，生活一面，并在片刻安逸中，听了学生的新鲜描述，意识到自己过于专注，一心治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展现闻先生勇于自省的一面。

5，得胜糕——突出闻先生学者式的接地气，大男人如何担当，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心忧家人跟着自己受苦，生活艰难，人人如此，唯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靠手艺吃饭。我是一个大男人，不可只叹气，当自立自足，刻章来养家，展现闻式接地气一面。

6，为师之道——突出闻一多式思想家、教育家一面，重要在于“生

而为人的伟大”，就体现在“心中那追求进步的力量”，展现闻先生式的大师风范。

7，新诗社——突出闻一多式的诗人浪漫情怀，奔放热烈，展现由冷静到火一般热情的强烈反差，展现闻先生始终具有诗人的热情浪漫！

8，野人山——突出闻先生的家国情怀，对学生爱之深，护之切，望之深。展现闻先生在保护学生与国家危亡之际，所做之艰难抉择，大局为重，先有国才有家。

9，一二·一运动——突出闻先生由学者向斗士的转变过程，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了，却并未带来期待已久的光明，反而愈发黑暗，闻先生苦苦思索，不解，醒悟，抗争！尽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展现闻先生的由学者向斗士转变过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瞬间。

10，最后一次演讲——突出闻先生的不畏强权拍案而起的斗士形象。

11，天降大任——闻先生红烛精神之传承，突出闻先生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得知后的释然，当下的欣慰。

在11月1日校庆当晚的演出中，座无虚席，观众反响强烈，为当年那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为闻先生拍案而起的斗士形象，勇于牺牲的红烛精神而感动。我塑造的闻一多先生也得到了专家、同行、观众的认可，这是我作为演员最大的欣慰，我是沾了先生伟大人格的光，荣耀属于永远的闻先生。

我有一个深刻感受，久久挥之不去，就是在排练、演出期间，同台的演员，合唱队的青年学子们，对闻先生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喜爱，也很自然的对我这个演员保存敬意。这是每个人对于伟大人格散发出的正能量的自然反应，尤其是合唱队的90后同学们，见到我都崇敬的称我闻先生，演出前在走廊里激动的热情的纷纷挤过来与闻先生合影，我能感受到学子们眼里的真诚，崇敬与向往。我在想，闻先生的业绩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的，是多么好的正能量的传播者，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热情，放在创作有现实意义的伟大人物形

象上。90 后一代不是想象中养尊处优、自我、玩乐游戏的孩子，他们本身就很阳光，只是需要正能量的进一步引导，而我们诸如此类的作品，确实远远不够满足需求。我在人物创作准备阶段，上网查询了有关闻先生的相关戏剧、影视作品，没想到居然那么少，2000 年以来，十八年间仅有几步影视作品作为配角，片段式零星的展现了闻先生，而真正将闻先生作为主要人物的戏剧、影视作品，一部都没有，更别提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了。

作为演员，我为此感到痛心，也有一份责任感使命感在心头涌起。我有幸接触到闻先生的人物创作，我用一切努力将先生请进我的身体，我的心灵，我的血液，虽然我在表演艺术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差距，不知先生是否满意，但我舍不得先生就此离开，我会尽力，继续在《西南联大组歌》下一阶段演出中塑造好闻先生。也衷心的希望，强烈的呼吁，我们能多一些全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反映闻一多先生的文艺作品，如果需要，我将倾尽全力。

一个艺术形象的诞生，首先来自于一个有着高尚人格的人物，我很荣幸，很自豪，很感恩，作为一个演员与先生相遇，相知，相守，并从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养分和力量。（2018 年 11 月 7 日）

本刊地址：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 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电 话：(86-10) 6527. 7905 传 真：6513. 3283  
电子信箱：wenlm1950@163. com